歸潛志/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歸潛志

◀上一卷

卷第七

下一卷▶

興定初，术虎高琪爲相，建議南京城方分八十里，極大，難守。於內再築子城，周方四十里，壞民屋舍甚衆。工役大興，河南之民皆以爲苦。又使朝官監役，分督方面，少不前，輒杖之。及北兵入河南，朝議守子城，或云：「一失外城，則子城非我有。」遂止守外城。外城故宋所築，土脈甚堅，北兵攻之，旬餘不能拔，而新築子城竟無用也。嗟乎！愚人之慮何如哉？使天下郡邑俱失，縱然獨保一子城，何以國也？然子城初起時，于地中得一石碣，上有詩云：「瑞雲靈氣鎖城東，他日還應與北同。歲月遷移人事變，卻來此地再興功。」亦有數云。其字書類宋人，迄今猶在相國寺。

大梁城南五里號青城，乃金國初粘罕駐軍受宋二帝降處。當時后妃皇族皆詣焉，因盡俘而北。後天興末，末帝東遷，崔立以城降，北兵亦于青城下寨，而后妃內族復詣此地，多僇死，亦可怪也。

南渡之後，南京雖繁盛益增，然近年屢有妖怪。元光間，白日虎入鄭門。又，吏部中有狐躍出，宮中亦有狐及狼。又，夜聞鬼哭輦路，每日暮，烏鵲蔽天，皆亡國之兆。迄今爲邱墟瓦礫，傷哉！

南京司樂園，故宋龍德宮，徽宗所修。其閒樓觀花石甚盛，每春三月花發，及五六月荷

花開，官縱百姓觀，雖未嘗再增葺，然景物如舊。正大末，北兵入河南，京城作防守計，官盡毀之。其樓亭材大者，則爲樓櫓用；其湖石，皆鑿爲砲矣。迄今皆廢區壞址，荒蕪所存者，獨熙春一閣耳。葢其閣皆杪木壁飾，上下無土泥，雖欲毀之不能。世豈復有此良匠也！

宣宗喜刑法，政尚威嚴，故南渡之在位者多苛刻。徒單右丞思忠，好用麻椎擊人，號麻椎相公。李運使特立友之號半截劍，馮內翰璧叔獻號馬劉子。後雷希顏爲御史，至蔡州，縛姦豪，杖殺五百人，又號雷半千。又有完顏麻斤出、蒲察咬住，皆以酷聞。而蒲察合住、王阿里、李渙之徒，胥吏中尤狡刻者也。

宣宗后妃皆出微賤，南渡人〈一云「南都郡人」。〉有云「頭巾王、過道史、白酒罷」，指三外戚家也。王氏有成國夫人者，宣宗皇后之姊，末帝之姨，奢侈尤甚，權勢薰天，當塗者往往納賂取媚，積貲如山，且出入宮掖無時度，號自在夫人。天興改元，末帝東遷，崔立之變，凡富貴家皆搜括金銀，成國竟捶死。又有平章政事完顏白撒，以內族位將相，尤奢僭。嘗起第西城，如宮掖然，其中婢妾百數，皆衣縷金綺繡如宮人。在尚書省，惡堂食不適口，以其家饍供。然爲將相無他材能，徒以儀體爲事。從末帝東征，方渡河督戰，遽勸上迴奔睢陽。衆以其誤國，歸罪請廢，末帝不得已，下獄，餓死。

南渡之後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，上下同風，止以苟安目前爲樂，凡有人言當改革，則必以生事抑之。每北兵壓境，則君臣相對泣下，或殿上發歎吁。已而敵退解嚴，則又張具會飲黃閣中矣。每相與議時事，至其危處，輒罷散曰：「俟再議。」已而復然，因循苟且，竟至亡國。

南渡之後，朝廷近侍以諂諛成風，每有四方窻異或民閒疾苦將奏之，必相謂曰：「恐聖上心困。」當時有人云：「今日恐心困，後日大心困矣。」竟不敢言。〈一云「竟至敗亡」。〉又，在位者臨事，往往不肎分明可否，相習低言緩語，互推讓，號「養相體」。吁！相體果安在哉？又，宰執用人，必先擇無鋒鋩、軟熟易制者，曰「恐生事」。故正人君子多不得用，雖用亦未久，遽退閒，宰執如張左丞行信，臺諫官如陳司諫規、許司諫古、程、雷御史，〈程、雷似指程震、雷希顏，別本作「程御史震」，疑誤。〉皆不能終其任也。

南渡之後，近侍之權尤重，葢宣宗喜用其人爲耳目以伺察百官，故使其奉御輩採訪民閒，號「行路御史」。或得一二事卽入奏之，上因切責臺官漏泄，皆抵罪。又，方面之柄雖

委將帥，又差一奉御在軍中，號「監戰」。每臨機制變，多爲所牽制，輒遇敵先奔，故其軍多喪敗。

貞祐間，术虎高琪爲相，欲樹黨固其權，先擢用文人，將以爲羽翼。已而臺諫官許古、劉元規定之徒見其恣橫，相繼言之。高琪大怒，斥罷二人。因此大惡進士，更用胥吏。彼喜其獎拔，往往爲盡心，于是吏權大盛，勝進士矣。又，高琪定制，省、部、寺、監官，參注進士，吏員又使由郡轉部，由部轉臺省，不三五年，皆得要職。士大夫反畏避其鋒，而宣宗亦喜此曹刻深，故時全由小吏侍東宮，至今僉樞密院事、南征帥，又有蒲察合住、王阿里之徒居左右司，李渙輩在外行尚書六部，陷士夫數十人，亦亡國之政也。

南渡後，屢興師伐宋，葢其意以河南、陝西狹隘，將取地南中。夫己所有不能保，而奪人所有，豈有是理？然連年征伐，亦未嘗大有功，雖能破蘄黃，殺虜良多，較論其士馬物故，且屢爲水陷溺，亦相當也。最後盱眙軍改爲鎮淮府，以軍戍之，費糧數萬，未幾亦棄去。又師還，乘夏，多刈熟麥，以歸助軍儲。故宋人邊檄有云：「暴卒鴟張，率作如林之旅；飢氓烏合，驅帥得罪之人。」駙馬都尉僕散阿海、僉樞密院事時全，皆囘轅卽誅。後又謀取蜀，時胥平章鼎鎮關中，奏請緩發，胥由此罷相。嗟乎！避強欺弱，望其復振，難哉！此皆宣宗時事，末帝卽位，無南伐之議矣。

甚哉，風俗之移人也！南渡後，吏權大盛。自高琪爲相定法，其遷轉與進士等，甚者反疾焉。故一時之人爭以此進，雖士大夫家有子弟讀書，往往不終輒輟，令改試臺部令史。其子弟輩旣習此業，便與進士爲讎，其趨進舉止，全學吏曹，至有舞文納賂甚于吏輩者。惟僥倖一時進用，不顧平日源流，此可爲長太息者也。

金朝取士，止以詞賦、經義學，士大夫往往局於此，不能多讀書。其格法最陋者，詞賦狀元卽授應奉翰林文字，不問其人才何如，故多有不任其事者。或顧問不稱上意，被笑嗤，出補外官。章宗時，王狀元澤〈按：後云「澤民不識枇杷子」，此處疑脫「民」字，否則澤字澤民也。〉在翰林，會宋使進枇杷子，上索詩，澤奏：「小臣不識枇杷子。」惟王庭筠詩成，上喜之。呂狀元造，父子魁多士，及在翰林，上索重陽詩，造素不學詩，惶遽獻詩云：「佳節近重陽，微臣喜欲狂。」上大笑，旋令外補。故當時有云：「澤民不識枇杷子，呂造能吟喜欲狂。」

興定初，朝議縣令最親民，依常調數換多不得人，始詔內外七品以上官保舉，仍升爲正七品。官資未及者，借注人。一時能吏如王庸登庸令洛陽，程震威卿令陳留，皆有治績。

或入爲監察御史、臺部官，自是居官者爭以能相尚，民亦多受賜。其後，往往自納賂請託得之，故疲懦貪穢者亦多。然士大夫爲之者猶自力，此良法也。

正大初，末帝銳于政，朝議置益政院官，院居宮中，選一時宿望有學者，如楊學士雲翼、史修撰公燮、呂待制造數人兼之，輪直。每日朝罷，侍上講《尚書》、《貞觀政要》數篇，閒亦及民閒事，頗有補益。楊公又與趙學士秉文　　集自古治術，分門類，號《君臣政要》，爲一編進之。此亦開講學之漸也，然歲餘亦罷。

士氣不可不素養，如明昌、泰和閒崇文養士，故一時士大夫爭以敢言、敢爲相尚。迨大安中，北兵入境，往往以節死，如王晦、高子杓、〈高子杓，一作「高子約」，俱無攷。按：《金史・忠義傳》有高守約字從　　，遼陽人，大定二十八年進士，累官觀州刺史。元兵徇地河朔，城破不屈死。當是其人。子杓、子約俱字形相近之誤。〉梁詢誼諸人皆有名。而侯摯、李瑛、〈疑是李英，戰死潞州，《金史》有傳。〉田琢輩皆由下位自奮于兵閒，雖功業不成，其志氣有可嘉者。南渡後，宣宗獎用胥吏，抑士大夫，凡有敢爲、敢言者，多被斥逐。故一時在位者多委靡，惟求免罪罟苟容。迨天興之變，士大夫無一人死節者，豈非有以致之歟？由是言之，士氣不可不素養也。

南渡後，疆土狹隘，止河南、陝西，故仕進調官皆不得遽，入仕或守十餘載，號重復累，往往歸耕，或教小學養生。故當時有云：「古人謂十年窗下無人問，一舉成名天下知。今日一舉成名天下知，十年窗下無人問也。」其後有辟舉法行，雖未入仕，亦得辟爲令。故新進士多便得一邑治民，其省令史亦以次召補。故士人方免沈滯之歎云。

大臣尤當以至公至正黜陟百官，大不可畏嫌避黨爲自保計。南渡爲宰執者，多怯懼畏懦不敢有爲，凡執處一事，先恐人疑己。如宰執本進士，或士大夫得罪，知其無辜，不敢辨言，恐人疑其爲黨也。又或轉加詰責，以示無私。或要職美官寧用他流，取媚于衆。一登省府，遽忘本來用心，如此望其成功名、立節義難矣。然亦往往不能以富貴自終。向使以公正自持，未必如是得罪也。人之用智巧者竟何如哉？

宰相之職，佐人主，治天下，最患耳目不廣，不能周知民閒苦樂、國勢安危，故當忘私去智，取諸人以爲善，以天下治天下。至于百官士流賢否，皆當如家人美惡，一一辨其才，然後進退用舍合公望。辦職業而爲國者立法，使百官、賓客不得謁見于私第，何哉？其意止以防其請託而徇私也。夫果察其人徇私不公，豈可使爲宰相哉？既以爲宰相，是已以天下付之矣，誠不宜猶爾防閑也。唐裴晉公一日拜相，遽請于私第見百官、賓客，

可謂遠謀，而憲宗信之，卒平淮蔡，此其君臣遇合，故有此奇偉士成功名。使齪齪者爲之，亦不敢請，而庸主亦不聽也。余觀南渡後爲宰執者，自非親戚故舊，往往不得登其門。若夫百官士流，未嘗接議論，局局自保，惟恐失之。如此，望其取用得人、聞見不塞者，未之有也。

士大夫爲吏者，當以至公無心處之，事自理，民自服，不可委曲要譽以枉義也。余在南方時，見辟舉爲令者，往往妄用心。如富家與貧家訟，必直貧民；勢家與百姓爭，必直百姓，不問理何如也。又，或故舊同道之家有科徵，必先督促不少貸，至加之刑罰。其意以爲如此，示我無私，且賈細民稱譽。嗟乎！貧富相爭，自有曲直，彼貧民中亦有桀黠不逞者，富家中亦有循良懦弱者，烏可執一哉？故舊同道之家，義當假借，不然止以無心處之可也。至首加訊責，不亦傷乎？大抵此曹志于升進故爾。甚者榜于門云「無親戚故舊」、「不見賓客」、「不接士人」。世豈有一爲郡邑而遽無親無舊者？嘗記有一人爲縣令，禁其子不令出。其子犯禁，笞責之，其子赴井死。哀哉！不循中道，縱得升遷何榮也？

國所以官取士，士所以居官，先以養其口體妻子，然後得專意王事，雖不可取于民奢縱害公，亦不必釣名要譽太儉陋也。余見河南爲令者，有夜蓋紙被，朝服敝衣以示廉，又令妻子輩汲爨，不使吏卒代者，其意皆欲聞上位，媚細民。然其聽斷、撫養之道殊不在是，能使其車騎儀從、屋宇、服用鮮整，而遇事風生，吏民稱快，較之此曹何自苦也？

南渡後，士風甚薄，一登仕籍，視布衣諸生遽爲兩途，至于徵逐游從，輒相分別。故布衣有事，或數謁見在位者，在位者相報復甚希，甚者高居臺閣，舊交不得見。故李長源憤其如此，嘗曰：「以區區一第傲天下士邪？」已第者聞之多怒，至逐長源出史院，又交訟于官。士風如此，可歎！

省吏，前朝止用胥吏，號「堂後官」。金朝大定初，張太師浩制皇制，袒免親〈「皇制」，一作「皇家」。〉宰執子試補外，雜用進士。凡登第歷三任至縣令，以次召補充，一考，三十月出得六品州倅。兩考，六十月得五品節度副使、留守判官，或就選爲知除知案。由之以漸，得都事、左右司員外郎、郎中，故仕進者以此途爲捷徑。如不爲省令史，卽循資級，得五品甚遲，故有「節察令推何日了，鹽度戶勾幾時休」之語。浩初定制時，語人曰：「省庭天下儀表，如有胥吏，定行貨賂混淆，用進士，清源也。且進士受賕，如良家女子犯姦也，胥吏公廉，如娼女守節也。」議者皆以爲當，屏山嘗爲余言之。然省令史儀禮冠帶，抱書進趨，與掾史不殊，有過，輒決杖，惜乎以胥吏待天下士也。故

士大夫有氣槩者往往不就，如雷翰林希顏、魏翰林邦彥、宋翰林飛卿及余先子，或召補不願，或暫爲，遽告出，皆不能終其任也。李丈欽止爲余言，宋制，省曹有檢正，皆士大夫，其堂吏主行移文字也。且問余以宋制與金制孰優？余以爲宋制善，欽止曰：「此議與吾合也。」

金朝用人，大槩由省令史遷左右司郎中、員外郎、首領官，〈「遷」，一作「選」。〉取其簿書精幹也。由左右首領官選宰相執政，取其奏對詳敏也。其經濟大略安在哉？此所以在位者多長于吏事也。

金朝兵制最弊，每有征伐或邊釁，動下令簽軍，州縣騷動。其民家有數丁男好身手，或時盡揀取無遺，號泣怨嗟，闔家以爲苦。驅此輩戰，欲其克勝，難哉！貞祐初，下令簽軍，會一時任子爲監軍者以春赴吏部調數，宰執使盡揀取，號「監官軍」，其人憤愠叫號，交愬于臺省，又衝宰相鹵簿，告丞相僕散七斤，大怒，趣左右取弓矢射去。已而上知其不可用，免之。元光末，備潼關、黃河，又下令簽軍，諸使者歷郡邑，自見居官者外，無文武小大職事官皆揀之。至許州，前戶部郎中、侍御史劉元規，年幾六十，亦中選，爲千戶。至陳州，余先子以前監察御史，亦爲千戶。自餘不可勝言。既以立部曲，須依軍例，以次相鈐束，物議喧然。後亦罷之。嗟乎！以任子爲兵已失體，況以朝士大夫充厮役乎？當是時，余以終場舉人獲免，而先子以御史不免，立法之弊以至于斯。余赴試開封，先子以詩送之，且寄趙閑閑、雷希顏，有云：「老作一兵吾命也，芳聯七桂汝身之。厚祿故人如見問，爲言塵土困王尼。」二公覽之，爲一笑。

金朝近習之權甚重，置近侍局于宮中，職雖五品，其要密與宰相等，如舊日中書，故多以貴戚、世家、恩倖者居其職，士大夫不預焉。南渡後，人主尤委任，大抵視宰執臺部官皆若外人，而所謂心腹則此局也。其局官以下，所謂奉御、奉職輩，本以傳詔旨、供使令，而人主委信，反在士大夫右。故大臣要官往往曲意奉承，或被命出外，帥臣郡守百計館餽，蓋以其親近易得言也。然此曹皆膏粱子弟，惟以妝飾體樣相夸，膏面鑷鬚，鞍馬、衣服鮮整，朝夕侍上，迎合諂媚，以逸樂導人主安其身，又沮壞正人，招賄賂爲不法。至于大臣退黜，百官得罪，多自局中，御史之權反在其下矣。其後欲收外望，頗雜用士人。完顏伯陽居之不歲餘亦罷。又于臺部令史選奉職數人，又于進士中亦選一二人充備。其人既入局中，則趨進舉止，曾亦未聞有正言補益者。且此曹本僕役之職，士大夫處之可羞，而一二子泰然自以爲榮，亦陋也。

宣宗嘗責丞相僕散七斤：「近來朝廷紀綱安在？」七斤不能對，退謂郎官曰：「上問紀

綱安在，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？」〈按：此事《金史》述劉祁之言，見《完顏奴申傳》，補錄于此。〉

歸潛志卷第七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